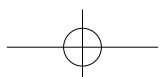


法光法师：

学佛修行与佛学研究是圆融互补的

• **KINDFULNESS HUMAN LIBRARY**

2023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Special



法光法师：

学佛修行与佛学研究是
圆融互补的

文 静慈

■ 法光法师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看作是所谓学者型法师。我认为，首先我是一名佛教徒，我不分宗派，我的主张是向佛学习，直探世尊的本怀。”

2023年2月6日，一个凉爽的星期一的早上，我们有幸在大众学佛研究会一楼大厅，见到国际著名佛教研究学者、香港佛法中心（BDCHK）¹创办人法光法师（Venerable Professor K L Dhammajoti），并与法师做了一场较为深入的访谈。

这是法师阔别多年，再次到访狮城，并应大众学佛研究会及佛教曼荼罗学会的邀请，分别于2月3日、4日晚上，假大众学佛研究会二楼大殿，分别以英语和华语做了两场开示，吸引了众多法师及信众到场聆听，同沾法喜。

法光法师自1982年在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Kelaniya）研究生院任教20余年，后在香港大

学佛学研究中心任教10多年，目前也是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泰国国际佛教大学名誉校长、印度普纳大学兼职教授等。

法师从事英语、汉语佛学教学与研究长达30余年。精通中文、梵文、巴利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并能熟练阅读汉、藏、英、日、法等多种语文的佛学资料，尤其对南、北传佛教哲学思想研究有很深造诣，其“说一切有部阿毘达磨”研究在国际佛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

法师代表作包括：*Sarvāstivāda Abhidharma*《说一切有部阿毘达磨》、《入阿毘达磨论之英译与研究》、*Reading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佛教梵文经典读本》、《巴利佛典导读》、*Abhidharma Doctrine and Controversy on Perception*《阿毘达磨关于感性认识的教义和争议》等。

从法师的简要履历让我们了解到，法师不仅长期任教于高等学府，更有大量中英文学术专著出版，被普遍尊称为“学者型法师”。我们的访谈就从“学者型法师”的尊称谈起，法师却一再谦逊地纠正说，他只是一名平凡的佛弟子，阴差阳错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法师的回应带出法师基于“五根”的学佛理念，和一以贯之的“学佛而佛学，佛学而学佛”的教育宗旨。法师也愉快地追溯、回顾了自己数十年来的“学佛佛学”的佛法人生，让这段访谈尤为珍贵难得。

¹ 香港佛法中心（The Buddha-Dharma Centre of Hong Kong Ltd.(BDCHK)），创办于2012年4月。参考网站：<https://buddhadharma.co/>

“研究”与“修行”的相互关系

在谈及“研究”与“修行”的相互关系时，法师表示，应不变随缘。毕竟时代不同了，当代，人们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公众人士以及佛教徒更希望从理性层面理解佛教，希望深入佛教义理的修与学。法师强调：佛教是「宗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而非仅是一种「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或「生活方式」。在此，他认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教授的观点：「人类对宗教的需求，植根于其存在本身」。「问题不是‘宗教与否；而是哪种宗教」。称佛教为「宗教」，是强调人的困境不能仅在理性思维和普通的心理学层面得到真正解决，而是必须要进入身心整体的最深处不可；这最深处可方便谓之为“宗教”层面。如果法师们能够有系统，有条理地阐述佛理，相信更能吸引当代知识阶层对佛学的兴趣。

佛学是配合学佛，学佛离不开佛学。法师明确指出，“五根”——信、勤、念、定、慧，是修行的法门和途径，同时也是一个理想。“信”是信心，学佛从信心开始，这是学佛的感性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开启。有信还必须要

有慧，才不至于出现偏差，由此展现出学佛从感性向理性深入的过程。“慧”，属于理性方面。凡夫还没有证悟的智慧；但可以利用理性分析，思维的理解力，深入经藏。在更高的、证悟的境界，“慧”就是无分别的智慧，远远超越理性思维，概念分析。在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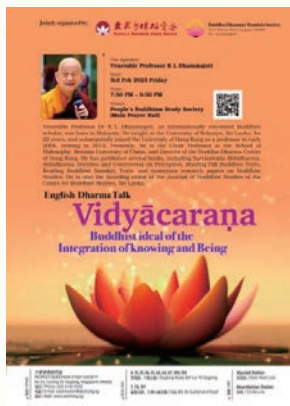
■ 法光法师明德教授（Endowed Professorships）就职典礼（2007）

觉中，是智信合一的。“勤”表示修行上的精进，以求「自净其意」「定”与“勤”是一对，代表人的内在和外在外在方面要能定，外在方面要能勤；动与静相融和。信与慧统一，定与勤统一，都需要借助于“念”。

研究佛法不表示没有修行。研究与修行，二者不是对立，非此即彼；应该是圆融、互补的。如果没有修行，也无法有更高深的正知正见。法师说，人们常常把印顺法师称为“学问僧”，这样的说法似乎认为印顺法师就是做学问的，没有时间修行。其实印顺法师对佛法的信心，对佛理的思考，钻研佛学的一生，就是修行——契合佛法的人生。印顺法师曾表示，他接受博士学位是为了启发后代。法光法师坦言，印顺法师的佛学研究精神及其佛法人生，对他影响很大。

法光法师成长于南北传佛教和谐共存的马来西亚。小学六年级时皈依了吉隆坡北传的龙泓法师；中学时代倾向

于南传佛教。后在海外留学期间，受到英籍僧护（Saṅgharakṣita）导师的影响和启迪，重新开始深入大乘佛法，曾在台湾吉祥寺受戒。后来在斯里兰卡攻读硕士期间，因缘殊胜，在台中获得印顺导师亲自为他讲解《入阿毗达磨论》及毗昙学。虽仅是短暂的一个月时间，但能每天（除周日）听讲学习，法光法师表示无限感恩，法喜无量！在此前，法师已读到印顺法师的《佛法概论》，看到其中多是原始佛教的资料。也读过导师的《唯识学探源》、《性空学探源》、《摄大乘论讲记》、《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等专著，极受启发。更随喜赞叹像印顺导师如此精通三藏的汉传大师，能意识到探究原始佛教和毗昙义理的重要性！法师开始认识到，自己在佛法中的成长，不能是幼稚的「回小向大」。也由此认识到：要正确理解佛教义理的开展，就非抛开宗派的偏执，直探正法不可。而这样做，也不等于要摒弃自己所属的传统。在



■ 2月3日、4日晚，法光法师分别以英语和汉语在新加坡做了两场开示



“

作为一个出家人，我并不想用所谓的人生规划来设定自己的人生走向；而是在以佛法为真正皈依处的前提下，随顺因缘，让人生产生自动自发的走向。

”

印顺导师的时代，发心研究早期印度佛教，有着不少困难，不懂外语、梵文、巴利文，很难直探世尊佛法本源。在大家还在谈论大小乘的时候，印顺法师已经意识到原始佛教的重要性，通过自学日文，深入研究原始佛教、印度部派佛教。法光法师受此启发，也曾在台湾学习日文，目的也是想突破宗派的曲折，直探世尊本怀。

法光法师也以中国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大师为例指出，玄奘大师有客观的治学方法，有语言工具，精通梵文，精通佛理。虽然始终尊崇瑜伽行派的传统，而同时能超越宗派的限制，并把研究与修行圆融结合。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动机在于《瑜伽师地论》在当时还不完整，而这是他的佛法理想。为此，大师在去往印度的沿途刻苦学习各国语言，精通梵文，就是为了直探佛法真实义，以及把《瑜伽师地论》的完本带回中国。他在印度研学的，

不限于己宗的瑜伽行派，还有毗昙学等。归国后所献身翻译的经论，除《瑜伽师地论》外，还有两百卷的《毗婆沙论》等宝贵的毗昙学论书，和六百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这种融合并超越宗派的智慧与修证的使命，给了法光法师莫大的启迪。法师对玄奘大师有深入的研究，曾多次作专题演讲，强调大师并非“纯学者”，又谈及大师的宗教情感，如发誓要与弥勒菩萨下生再来，圆寂之前的景象，以及弟子所记录的大师教导翻译的过程，处处体现了大师的修行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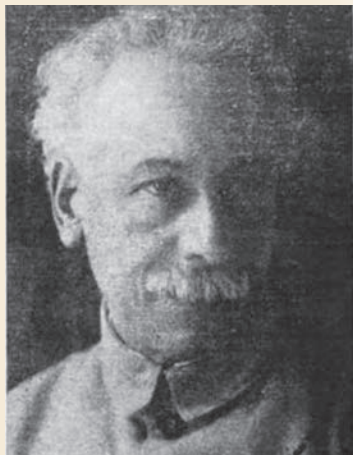
从宗教情感作为开始，要深入佛法，就需要加强研究。但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目的在于要修证，要成佛。这也成为法光法师个人佛法人生的路径和写照。在法光法师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位当代法师致力于研究与修行圆融的修行之路。正如法师一再强调的，学佛需要佛学，佛学为了学佛。

法光法师 1949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较多看到的是北传和南传的法师及寺庙。法师受过南传比丘戒，早年也在台湾受大乘具足戒。但数十年来始终保持南传佛教一袭黄色僧袍，偏袒右肩的装束，即是从佛陀时代延续至今的南传僧侣形象。法师说：“这样的袈裟法衣并非表示我的宗派偏向；是我的信仰所在，能感受到释迦牟尼佛当时的生活，对我深具启发、启迪的力量。”

(1) 美国三藩市金山圣寺

法师回忆说，年轻时他非常富于理想，冲力非常之大，恨不能禅修七天即成佛。正是在这种强大的渴求正法的冲力推动之下，法师因在一本《金刚菩提海》²杂志上看到宣化上人（在美国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年轻佛弟子，他们发心出家，精进学佛，

² 《金刚菩提海》万佛城月刊，法界佛教总会于一九七〇年创办，以中英双语出版发行。参考网站：http://www.ctbchinese.org/menu4_4.htm



■ 西尔万·莱维 (Sylvain Lévi, 1863-1935年), 法国印度学家, 梵文专家, 研究领域非常广泛, 包括吠陀研究、印度宗教史、佛教、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等, 具有世界影响。



■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1869-1938) 比利时著名的佛教学者, 被誉为“二十世纪欧洲最重要的佛教学者之一”。



■ Étienne Paul Marie Lamotte (1903-1983), 比利时天主教神父, 他最著名的学术成就在于印度学研究、佛教研究。他精通梵文、巴利文、中文与藏文, 是一位佛经翻译家, 曾将《大智度论》从中文译为法文。

法师深受感召, 于是发愿要去美国参学求法。当时几乎身边没有人表示理解和支持, 旅费、签证、联系等全无着落。但是愿力不可思议, 后来居然一一实现。法师于1970年代末, 来到美国三藩市宣化上人住持的金山圣寺, 开始了八、九个月的艰苦参学之路。

宣化上人及其弟子践行传统大乘寺院的修行仪轨。日中一餐, 没有早餐。每日凌晨三时多起身, 四时上殿, 不少年轻西方弟子在练“不倒单”的苦修。宣化上人每周开示六天, 星期一天休息, 就让弟子们轮流讲法, 外面的信徒也来听。每晚宣化上人宣讲《华严经》, 开示佛理, 待到回向结束, 已是十点多。从中法光法师也在思考, 修行如何不走极端苦行, 保持体力走更远的路。

(2) 美国洛杉矶越南佛寺

随后, 法光法师也曾在洛杉矶由天恩 (Thien-An) 法师³住持的越南佛寺挂单一段时间, 与当地的越南难民信徒以及华人信徒结下善缘。他们成为法师后来立意要到印度那烂陀大学求学的支持者。

法法师回忆说, 最初真正激发他从事佛学研究的是在图书馆看到一些西方传教士的研究事迹, 特别是几位天主教神父, 如比利时天主教神父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1869-1938), 他的法国籍老师 Sylvain Lévi (1863-1935), 他的比利时学生 Étienne Paul Marie Lamotte (1903-1983)。Poussin 花了二十年时间研究玄奘大师翻译的《俱舍论》, 比对藏文译本、真谛法师汉译本, 也参考了仅存的梵文注解《明了论》(Sphuṭārthā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vyākhyā)、日文的《冠导俱舍论》、玄奘汉译的《大毗婆沙论》和《顺正理论》等。他是将《俱舍论》翻译成现代语文的世界第一人; 书中极其详尽的注解, 揭示了他对所有圣典语言以及佛学的渊博知识。

法师说, 这几位西方顶尖级佛教研究学者, 他们是天主教神父, 但他们毕生致力于佛学研究, 取得辉煌成就。迄今为止, 他们还是极具权威, 少有佛教学者能够超越他们。同样令法师感动的是, 从他们的研究著作的字里行间, 流露出他们对于世尊的尊敬, 和他们个人的修行境界。

这是法光法师学佛观念发生改变的转折点。原先认为“学问是学佛的障碍”; 既然已经出家, 就应一切放下, 不必钻研佛学, 不必再读书。但看到西方佛学研究者的成就, 就在思考: 同样是人, 为什么外教徒可以把佛法研究得如此深入? 修行境界如此之高? 这一定是有方法可借鉴的。西方有客观

³ 天恩法师 (1926-1980), 原籍越南, 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回到越南创办万行大学, 因值逢越南战乱, 不得不移民美国, 曾在加州大学任教。1975年创办越南佛寺, 主要以大乘佛教为主。也在洛杉矶创办东方大学。受戒弟子中多为美国知识阶层。

的治学及研究方法，充分具备语言工具。于是法师立志要认真钻研佛学，直探世尊的正法本源。

(3) 印度那烂陀大学

要如何做到直探世尊正法本源？就是要精通梵文、巴利文，能够直接阅读并翻译佛学经典。于是，法师的佛学研究之路，自此发生重大转折。他从西方回归东方，直接前往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设法来到那烂陀大学，从梵文、巴利文学起。

遗憾的是，彼时的那烂陀大学已经不复当年的盛况。经过三代学院领导层的更替，当时是由同情佛教的婆罗门学者管理，教学水准一落千丈。法师正值年轻，住在那烂陀村口一间几近荒废的小庙“中华佛寺”。当时寺院还有一位来自老挝，正在那烂陀大学攻读博士的法师，他们过着异常俭朴的生活，法师则一门心思想要提升梵文知识。

法光法师十分好学，勇猛精进，不仅在学校向老师请教，还找到一位名为 Brahmananda 的婆罗门行者。这位行为怪异，不受人待见的沙门，却是梵文功底深厚，可以背诵经典及文法注释。那段时间的校内校外的苦学，为法师打下梵文基础。

(4) 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

法光法师深感当时那烂陀大学教学质量差强人意，并且对印度种姓制度的

无法理喻。随后，法光法师经介绍来到斯里兰卡久负盛名的凯拉尼亚大学，继续修读深造。法师说，作为一个出家人，他并不想用所谓的人生规划来设定自己的人生走向，而是坚定佛法的信念，随顺因缘，让人生产生自动自发的走向。也因此，在回顾斯里兰卡期间及其后，长达 30 余年的求学、教学与研究的佛法生涯，法师自己也很感叹因缘不可思议，阴差阳错竟然在高等学府深耕钻研几十年。原本以为会始终停滞在英语世界；没想到有一天会来到讲中文以及粤语的香港。

凯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Kelaniya) 始建于 1875 年，是国际著名的历史悠久的佛学院，1959 年改制为现代化大学。1942 年，中国近代高僧法航法师成为第一位在此学习，并留校任教的华人僧侣。法航法师于 1951 年英年早逝，圆寂于此。法光法师于 1980 年代在此求学，并得到校方的高度赏识，获得教职，成为继法航法师之后被敬为“中国法师”的第二位华人僧侣学者。

法光法师当年在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的佛学研究生院任教期间，最早接触到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僧是著名的“五比丘”：广兴、建华、净因、圆慈、学愚等五位法师。他们受赵朴初老居士的推荐及中国佛教协会派遣，在斯里兰卡求学前后八年，得到法光法师在学业上的亲自栽培和照顾，鼓励他们提升学业。他们在研究生院成功获取佛学文凭、硕士学位后，又分别到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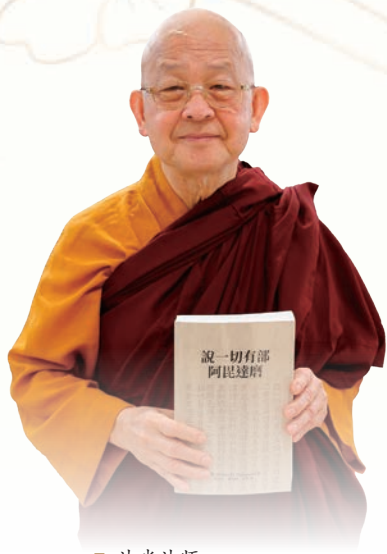


美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如今成为中国佛教界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法门龙象。

(5) 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

说到法师与香港的法缘，同样也是不可思议。法师原本在斯里兰卡创办了一间孤儿院，运作经费主要来自新马信徒的供养和他在大学任教的微薄薪酬。因经费有限，令孤儿院的发展受限。后转为佛学院，特别栽培孟加拉籍的学僧。学僧越来越多，为了能更有效地、有组织地管理发展佛学院，法师决定利用自己在凯拉尼亚大学累积的“休息假”，于 2004 年以访问教授的身份任职于港大的佛学研究中心，兼管在兰卡的佛学院。

期间，港大副校长李焯芬副教授提议法师正式加入香港大学。在经过来自欧美、中国等地评审团的专业评审后，法光法师以“明德教授”身份任教港大。“明德教授”是校内高级教授的崇高荣誉。



■ 法光法師

(6) 香港佛法中心

2015年，从香港大学荣休后，法光法师在几位学生、弟子及信众的护持下，创办了「香港佛法中心」，致力于为有志于学习佛法之人士提供巴利文暨佛学文凭、文学硕士（佛学）、哲学硕士（佛学）及哲学博士（佛学）等专业学术课程。内容涵盖南传、汉传与藏传三大佛教系统的教义及史观，同时强调巴利文和梵文的培训。完成课程并考核合格的学生将由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直接授予学位。

由于教学研究的重心从斯里兰卡转移到香港，也让法师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受中文教育的优秀年轻学子，过去法师出版的都是英文著作。近年来，借助于教学相长的互动机会，也透过他带出的优秀博士生，不断翻译出版中文著作。法师表示，他的使命的一重要部分，就是培养更多优秀接班人，特别是华裔佛子。

法光法师最早在香港大学开办《阿毘

“
法师表示，他的使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培养更多优秀接班人，特别是华裔佛子。
”

达磨》(Abhidharma) 课程，几乎大多数人所知甚少，认为这是佛教“论”的部分，是很枯燥或琐碎的学问。但当时学生中流传一句话，“法光法师的课一定要听，不听可惜！可是听也难听懂。”除毗昙学外，法师也在港大讲授印度瑜伽行派义理、大乘佛教、佛教梵文。阿毘达磨教义的确深奥难懂；但学生们还是闻讯而来。在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加拿大 Calgary 大学以及香港大学的教学，奠定日后阿毘达磨研究著作的陆续出版。此外，法师还在国际研究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很有份量的论文，也在著名的百科全书里刊载过重要的佛学文章。

法师说，他在每年的教学中都会对讲课内容有新的修订。经典的内容博大精深，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理解，不断做进一步深入发掘。所以每年的讲课也会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不断充实、完善、丰富、深化。因此，所出版的著作每一新版，内容都有所更新，不断丰富。

结语

与法光法师的访谈，让我们深刻感

受到法师对学佛修行的宗教情操和佛学研究的客观理性必须圆融统一的真诚信念。更深刻体会到法师力求整体提升佛学研究能力，让佛教文化真正在国际学术领域发扬光大的悲心愿力。

汉语系佛教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如《阿含经》、《大毗婆沙论》、《顺正理论》、《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庞大的知识库。但在佛学研究方面，我们应该避免偏见，客观探讨整体佛教的历史发展，并加强语文能力，尤其是圣典语言的学习。在方法论上，谦卑汲取好的研究方法，秉持严谨客观的治学态度。

法光法师也曾多次在开示和受访中提出“要融合南北传”的观点。这是绝大多数人想都没想，或者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法光法师表示，这样的观点需要有人提出来，唤醒正念，做出努力。要真正理解世尊的正法，必须要超越宗派的偏执。但法师同时也强调：我们应同时爱护自己选定或所属的传统；通过回归释尊的正法，以印证、巩固自己的传统。佛教需要统一和超越，而不是分裂和分化。